

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

《文匯報》北京採訪組

1989年6月4日

提要：

- [● 鮮血寫下的歷史](#)
- [● 大軍開始進入京城](#)
- [● 天安門廣場已告急了](#)
- [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](#)
- [● 最早的流血開始了](#)
- [● 長安街交通已斷絕](#)
- [● 訊號彈在凌晨升起](#)
- [裝甲車在京華逞兇](#)
- [● 鋼鑄戰車突現街頭](#)
- [● 士兵也被當場碾斃](#)
- [● 003被一把火燒了](#)
- [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](#)
- [● 廣場四周出現軍隊](#)
- [● 十幾挺機關槍架起](#)
- [● 趕下地面再掃射](#)
- [最黑暗的夜，降臨了](#)
- [● 紀念碑北殺孽最深](#)
- [● 多少冤魂含恨而亡](#)
- [● 殺人在白天仍繼續](#)
- 編者插圖：[六四前廣場上的人群\(2\)](#)
 - [軍械送交公安局](#)
 - [「軍火」展示](#)
 - [血與鋼盔----「這就是我愛國的下場！」](#)
 - [清場開火](#)
 - [坦克追碾撤離廣場的學生\(2/3\)](#)

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

□香港《文匯報》北京採訪組□

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（之一）

“共和國的土地上有我們血染的愛”，這首名為《血染的風彩》的歌曲，飽含著神州赤子之情，是自北京今番學運以來，廣場上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們最愛唱的歌曲。

然而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，在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的前夕，爭取民主竟然還要付出如此沉重的血的代價！

● 鮮血寫下的歷史

六月四日凌晨，在人民共和國首都的中心，在這世界最大的廣場，槍聲驟然響起，裝甲車無情碾來，成百上千的青年學生倒在血泊之中。全球矚目的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，在腥風血雨中被打上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。歷史將永遠不會寬恕這次屠殺的策劃者，歷史也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民族精英的冤魂。

在“六四”大血案前後的四十八小時裏，本報北京記者組目睹耳聞了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事件和場面。作為歷史的見證，作為新聞工作者，我們難抑心中的悲憤之情，我們有責任將這一切如實地記敘下來，讓一切善良的人們記住，這由千萬手無寸鐵的學生、平民用鮮血寫下的歷史。

對於許多讀者來說，新中國近四十年來最黑暗的時刻，是伴隨著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那一陣密集的槍聲降臨的。但作為整個事件的開始，卻還得追溯至六月三日零時。

● 大軍開始進入京城

六月三日零時，大批部隊均以接獲迅速進入北京城的命令，一幕人間慘劇，就在精心策劃之下拉開帷幕。

六月三日凌晨直至四點為止，北京市處處發生學生、市民堵截軍人、軍車入城的情況。最大規模的堵截部隊進城，發生在僅距天安門廣場數百米之遙的北京飯店門前。當時大約是北京夏令時間三點十分左右。本報記者剛剛採訪完木樨地武警車撞死人的事件，返回北京飯店。已見這支軍隊沒有穿軍衣，幾乎一色是綠軍褲，白襯衫，剃了光頭。他們六、七個一排，一個緊緊挨著一個，相互抱成團似的向前擠進。他們大約每隔二、三十人，就有一個背報話機、頭戴軍用耳筒的通訊兵。他們來到正義路路口時，被市民死死的攔住了。

很多市民是從睡夢中驚醒跑來的，不少人身上還裹著被單，穿著睡衣。在部隊

的前頭，市民們將路邊掛標語的麻繩橫拉過來，幾十人拽住兩端，就是不讓士兵前進，要把他們拉回頭。幾乎是在場的每一個市民都給士兵做宣傳，勸喻他們萬萬不可殺害學生。不少姑娘都是哭著哀求“你們回去吧，你們來我們的家幹什麼呀？”有的壯漢更是沖進隊伍中拖著士兵的手，不讓他們前進。

● 天安門廣場已告急了

這批士兵看上去也是疲憊不堪的了，他們約莫十八、九歲的年紀，一個個汗垢滿臉，衣服也被汗水、塵土染得變成黃跡斑斑，他們每人都攜帶兩雙鞋，一雙是翻毛皮鞋，一雙行軍膠鞋。此外，除了斜背著卷起的雨衣之外，每人還在軍帽藏著一個塑膠包皮，內為膠圈包著的金屬絲，據說是用來套脖子用的。這些兵終於被市民堵截停了。有的士兵也被市民感化了，他們悄悄地告訴市民，他們是從距離北京七十公里的順義縣急速跑來的，來到這裏已經跑了兩個多小時了。記者見到至少十多個士兵因過度疲勞而不支倒地。一些中年婦女都罵了：“這些都是孩子呀，李鵬這不是在糟踐作孽嗎？”這支隊伍在這個地段大約被阻停留一個多小時，便向東撤退，市民報以掌聲和歡呼聲。

這支沒有武裝的隊伍是堵住了，但與此同時，很多有武裝的軍隊卻已從其他的方向或潛行，或強行進入了北京天安門。廣場告急：人民大會堂西側已發現了軍隊；歷史博物館已經進入了軍隊；北京飯店西側的南河沿發現了有武裝的軍隊；西長安街發現運載武器的汽車。顯然，大批軍隊實際上已經將天安門廣場包圍起來了。這時候，朝霞剛剛升起在東方的天際，六月三日的黎明來臨了。（刊於 89. 6. 8）

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

——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（之二）

六月三日清晨至中午時分，學生們分別在新華門、西單、六部口等地方展示軍隊進城的物證。西單、六部口被市民堵截的三輛運送武器的大型旅遊巴士，學生將車內的機關槍、衝鋒槍、子彈箱、手榴彈箱、槍榴彈箱、防毒面具、鋼盔、小型報話機等搬上車頂給市民觀看。新華門門口則展示軍隊遺下的軍鞋、軍帽、皮帶、軍用刀等一類物資，大批市民前往觀看。



● 最早的流血開始了



下午二時，最早的鎮壓行動開始了。當時，西單、六部口和新華門都有很多市民在圍觀“軍用品”。突然，六部口響起了喇叭廣播聲，警告周圍的市民迅速離開。廣播不久，逾千名軍人、武警及交通警出現了，他們在西長安街築起厚厚的人牆，軍人排列最後，武警居中，前排是身穿白制服的交通警。人牆剛剛列好，一個指揮官跳上一輛吉普車頂，大喊一聲：“立即執行任務！”人牆後排立刻向東面的人群發射了約二十枚催淚瓦斯，與此同時，一大批手持電警棍、木棍的軍人及武警沖入人群，揮棒便打。人群紛紛向長安街東面奔走，一時間，街上遺落大量的單車、鞋及背袋。

幾乎是同一時間，新華門內也突然衝出約三百名軍人，同樣是手持電警棍和杯口粗的木棍，衝出來後見人便打，將圍聚新華門門口的學生、市民一直打退到長安街中心線外，隨即立即收退返新華門前圍成一個半月形的圈子。在這一路段約為四十五分鐘的暴力鎮壓中，至少四十多個學生、市民被棍、塑膠子彈等打傷。復興醫院一名醫生透露，一位路過的孕婦被打至流產。軍人在這次鎮壓中，搶回了學生展覽的，包括槍械、彈藥在內的所有軍用物資。



● 長安街交通已斷絕

三日下午，北京已經出現多處軍人動手打學生、市民的情況。在人民大會堂西門，數個軍人給學生、市民團團圍住。其間，不斷出現打傷學生的情況。而排列在大會堂西門對面圍牆內的幾千軍人，更不時與市民互擲磚頭石塊。長安街的交通完全阻塞了，學生與市民的糾察隊在幾個衝突熱點來回穿梭，力圖平息事態。這種緊張氣氛一直持續到傍晚六時多，大會堂西側的軍人撤出為止。

當日是星期六，由於午夜發生了軍警動用催淚瓦斯、電警棍打人的流血事件，入晚天安門廣場一帶聚集了更多的人群。幾十萬市民來到這裏，一來是了解下午這裏發生的事情，二來是觀看北京大學一位政治系副講師宣佈在廣場開辦“廣場民主大學”的開學大典盛況。他們萬萬沒想到，死神已經向這裏逼近了。

● 訊號彈在凌晨升起

不祥的徵兆，還在其他一些地方顯露出來。三日晚上八時三十分北京飯店，飯店內氣氛異乎尋常，平日飯店內服裝部、小賣部到晚上十時才關門，但這天未到八時，飯店內大部分員工都已經下班，只剩下房間服務員。在北京飯店東門，更出現一些公安人員，向服務臺要求得到一份關於外國和港澳臺記者的住房名單。飯店方面基於顧客安全理由，拒絕提供這方面的資料，而在場公安人

員迫於無奈只拿到一份全部住客電腦資料。

四日凌晨，本報記者和多位同行在北京飯店十四樓，透過望遠鏡視察長安街附近和天安門一帶的動靜。只見從北京時間零時三十分開始，北京飯店對開不遠，近歷史博物館的地方，開始有軍隊向四方八面發射各種顏色的訊號彈。當時東西長安街一帶，由建國門至西單一段至少仍然聚集著十多萬群眾，他們見狀立即行動起來，截停一些車輛，在建國飯店對開、東單和南池子築起三重路障，更有不少市民將路邊兩旁的石圍杆搬動，橫放在路中心阻截車輛。
(刊於 89.6.9)

裝甲車在京華逞兇

——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（之三）

六月三日晚，正當人們湧向廣場的時候，前門地區在六月三日晚上九時左右突然出現了一隊約有七百多人、全副武裝的軍人。他們舉起了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，急速地從和平門向北方向跑去。此時北京的這個中心地帶，市民攔截軍隊主要是在東西方向的街道上，所以在這段南北方向的街道上的市民並不多。但是市民一見軍隊，約近百名市民便上前攔截。這些軍人一見有人上前，舉起槍托照頭砸去，三十多個市民瞬即被砸到頭破血流，不少人不支倒地。其他人見到這批軍人如此兇殘，馬上跑開躲避。這支隊伍一直跑步進入中南海西門。

● 鋼鑄戰車突現街頭

廣場西面出現持槍部隊，廣場東面這時也有一支部隊高喊著“打倒動亂”的口號，直奔天安門廣場。雖然，這支軍隊給市民沖散了。但是，任何人都已經意識到，今晚一定會出事了。但這個“出事”到底會“出”到一個什麼程度？人們顯然是沒有思想準備的。從後來發生的情況來看，軍隊在這個時候，即當地時間十一月點鐘左右，已經包圍了天安門廣場，並控制了紀念堂以北的一片地方。

在當地時間六月四日零時十五分，前門突然衝出一輛裝甲車，車身上赫然漆著它的車號“九九三”！許多人目瞪口呆，完全來不及反應。他們不能相信眼前的現實，當權者竟用鐵鑄的戰車，來對付滿街的平民！裝甲車頂端有一挺類似重機槍的物體被綠色帆布包裹，全速在筆直的大街上狂野地馳去。建國以來，除了閱兵大典之外，北京市民第一次在這條通衢大道見到裝甲車挾著唬人姿態奔馳。

● 士兵也被當場碾斃



人們醒過來之後，立即齊心協力擺設路障，半米高的路中鐵欄一段段地橫亙在路中，不少人執起石頭，手拿棍棒戒備。全部人的神經在裝甲車出現之後便緊張起來，平靜的街道立即沸騰，更多人上街，更多人憤怒。有人激動的責問，為什麼要用這些對付人民？！問者自問，但無人能答。這時“九九三”走回頭了，各人怒氣驟起，以零星石塊及竹枝飛襲裝甲車，它同樣以全速壓欄闖過重重關口，直向西單駛去。

不旋踵，人剛鬆弛的神經又被後面傳來巨響所震動，另一輛“〇〇三”號裝甲車在車頭卡著一個半圓形的安全島開路，狂沖而前。裝甲車不僅用最高的車速行駛，而且見人不避，逢物必撞，充滿了挑釁性。這兩輛裝甲車在長安街來回穿梭，將許多單車碾成了鐵片，騎車人跳車而逃，傷了多人。其中一輛裝甲車在建國門竟然將一輛運兵卡車撞翻在地，當場將一個士兵頭部碾爆致死，腦漿、鮮血濺了一地！車上的其他士兵倒在地上，跳起身來破口大罵，大叫“老子不幹了！”……

● 〇〇三被一把火燒了



血，激起了人們的狂怒，他們拿起一切可以拿到的東西向裝甲車擲去，突然，“〇〇三”在天安門城樓近觀禮臺的地方，被欄杆上的鋼筋卡住了它的履帶，前後轉動，依然無法脫困，發出了困獸的嚎叫。

人群眼見竟然截停到一部裝甲車，興奮憤怒已指揮了意志，石如雨下，有人開始攀上車頂，用巨型大石砸緊閉的小鋼窗，鼓勵之聲如潮湧起，於是有更多人逞強。擠在人群背後的一個中年人用沙啞了的聲音呼喊：“不要給人製造藉口！”可是，無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。

幾張棉被鋪在裝甲車上，怒火燃起。十分鐘後，兩名頭戴鋼盔的軍人耐不住高熱，終於打開鋼門逃生。兩人甫出車門，立即被人圍毆，有人更呼喝要把其中一個拋到紫禁城的護城河裏，但三個學生迅速緊抱頭破血流的軍人，苦勸各人冷靜，不要傷害子弟兵，因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，結果兩個劊子手得以保住了性命。學生到了這個時候還保護軍人，但他們是否知道：此時此刻，大會堂的院子裏，博物館的灌木叢中，西長安街的路上，已經埋伏了或悄然行進著荷槍實彈，充滿殺機的軍人呢？

（刊於 89. 6. 10）

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



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半左右，記者來到博物館西門，在閃光燈下，看見樹叢中密密麻麻的鋼盔和槍口；記者旋即離開往西長安街的方向走去，但是剛剛過了中山公園，前面的市民突然拔腿向東狂奔。記者走前幾步，便給一個人拉了一把，大聲說：“軍隊來啦，拿槍的！”他的話音剛落，槍聲已經響起了，有人已經倒下了。在天安門響槍的時候，西便門的槍聲也打響了。一支部隊到達那裏的時間是十點多，受到市民阻攔，這支隊伍便一面開槍一面進城。即使是這樣，人們在狂奔中、呼叫中、怒罵中，多少還存在一絲幻想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今天，一個共和國的政府還不至於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做出屠殺人民的事情吧？然而，人們對這個政府一絲尚存的幻想，立即被血淋淋的現實徹徹底底地粉碎了。

● 廣場四周出現軍隊



凌晨二時五十分左右，一串紅色信號彈竄上夜空。天安門廣場接近長安街及城樓的一段已經給解放軍佔領了，他們先向長安街東面驅散群眾，使之騰出了很大的一塊空地。而整個廣場四周也時不時出現軍隊。在三點至四點鐘這段時間，除了廣場北面完全為軍隊佔領，不斷有大批裝甲車、坦克車由西至東開入廣場之外，廣場西側，人民大會堂東也出現了幾批軍隊，但這幾批軍隊當時並沒有開槍。前門也出現了軍隊，幾千軍人佔據前門戰樓的一塊空地，一齊高喊要市民儘快離開。隨後，逐漸演變到追逐市民開槍。



四點鐘，廣場突然燈光全滅。廣場上政府控制的喇叭傳出了“廣場上的事件已經轉變為一場反革命暴亂”的聲音。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當權者眼中已從“動亂”升級為“反革命暴亂”，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已經有再清楚不過的藉口，屠殺已經不可避免。

這時，整個廣場上仍有十幾萬人，分散在博物館、紀念堂以及紀念碑周圍。在紀念碑集結的主要是學生，約七、八千人，三層臺階坐得滿滿的，碑座下面也坐了一些人。在政府的高音喇叭聲中，四周的槍聲裏，他們坐在那裏，唱《國際

歌》【異】。

● 十幾挺機關槍架起



四點四十分，又一串紅色信號彈升空，廣場的燈全部亮了，亮得如同白晝。

大屠殺開始了。一位死裏逃生的學生說，一大批身穿迷彩戰鬥服，頭戴鋼盔，面罩防毒面具，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從大會堂方向衝出撲向學生。很快便在紀念碑前面架起了十幾挺機關槍。隨即，另一批手持電警棍、膠皮棍的士兵和武警，從紀念碑的正前方沖入學生靜坐圈，打開一條血路向紀念碑第三層沖上去。另一位生還的學生補充，當正北的軍人沖上紀念碑的時候，有一批持槍的軍人也從正東方向沖上紀念碑，他們沖到第三層之後，隨即向天空開槍，驅趕學生下去。

與此同時，排列廣場的大批裝甲車一齊開動了，其行動至少分兵兩步。一，一批裝甲車向紀念碑駛去，首先在正面形成一個逐漸收攏的圓圈，只在博物館方向留了一個口；二，四架裝甲車一排，向站立路邊的學生、市民壓去，迫使他們向前門方向撤退，不少學生、市民手拉手，面對步步逼近的裝甲車，一步一步倒退向前門。這時，整個廣場槍聲大作，其中，有不少曳光彈是明顯打上天空給人看的，企圖造成所有槍聲，都是朝天打的假象。

● 趕下地面再掃射

事實是，紀念碑正前方排列的機關槍和其他槍械多數子彈都是平射而出的。當軍人、武警打上到紀念碑第三層時，他們便將學生往下打，一直打到學生退到地面。學生一到地面，機關槍響了。前面的人成排倒下，後面的人群又自然後退上紀念碑臺階，一退上臺階，機槍就停下。於是站在上面的軍人又將學生打下去，一打到地面，機槍又響了。而且，裝甲車更向學生壓過來，連紀念碑前的旗杆也撞斷了。在這個情況下，學生和少數在其中的工人、市民冒死向廣場東面突圍。槍林彈雨中，他們終於推翻了一輛裝甲車，踏著一條血路從這個口子衝出去，最後的一批是在五點多鐘衝出去的。

記者以前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一定要學生下到地面才開槍掃射呢？後來看了中央電視臺的廣場報導才明白，如果是朝臺階上開槍，漢白玉石的紀念碑上，就一定會留下大量的罪證。

事實表明，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！

（刊於 89. 6. 11）

最黑暗的夜，降臨了

——屠城四十八小時實錄（之五）

第一批約三千學生沖到博物館臺階時，只剩下約一千人了。他們與這裏的市民一聚合，立刻向北——即長安街方向撤退。但是他們向那個方向沒走十幾步，

馬上遭到埋伏在那裏的軍人開槍射擊。他們只得掉頭往前門方向跑去。

● 紀念碑北殺孽最深



日前本港電視臺播放北京學運領袖柴玲的一個錄音講話，揭露了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軍隊屠殺學生的情況。但是，在柴玲的這個講話中，還沒有談及紀念碑北面的屠殺情況，但恰恰是紀念碑北面，是留下了最多冤魂的殺戮場。本報記者曾接觸過多個六月四日凌晨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倖存者。綜合了他們所談的親身經歷，可以進一步補充證實當日天安門廣場四時四十分至五時十五分左右，發生過的以下事件：一、廣場亮燈之後，大會堂衝出了大批手持衝鋒槍的軍人；二、在紀念碑正北面沖上一批軍人之外，正東面也沖上一批持衝鋒槍的軍人，他們上來後，毆打驅趕學生下去。同時，向紀念碑上學生架設的喇叭開槍；三、大部分學生是從紀念碑的南側撤退的，撤退的時間是軍人沖上第三層的時候，他們的路線是沿紀念堂出前門，再向西而去，這是紀念碑最早、最大批撤離的一隊學生，柴玲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等均在這支撤退隊伍之中。他們剛撤下紀念碑時，證實紀念碑北面響起極為密集的槍聲，但由於紀念碑座以及離開紀念碑走到路上時，北面駛來的大批坦克，裝甲車擋住視線難以看清北面的情況；四、紀念碑北面學生死亡是大量的，而本報日前所刊載的《一個倖存者的自述》當事人是在北面逃生的。

● 多少冤魂含恨而亡



當廣場紀念碑一帶的學生被屠殺的時候，以廣場為中心，東西長安街為主幹的整個範圍內，軍隊全面出動實施鎮壓。五點，在珠市口一批持木棍的軍隊向前門沖來，亂棍猛打在這裏的學生、市民，市民也和他們打了起來；五點零五分，由東而來了六架坦克，十幾輛裝滿士兵的軍車向天安門廣場高速駛去，一路開槍掃射；五點三十分，三十多輛坦克和大批軍車由西長安街駛入廣場；六點多鐘，三輛坦克車出現在西長安街上驅散正向學校撤退的學生隊伍，當場將至少十幾個學生活活壓死；腦漿迸流，鮮血四濺，慘不忍睹；六點四十分，軍隊完全控制廣場，所有進入廣場的路口全部給排排坦克、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士兵人牆堵住；七時左右，廣場中央冒起了焚燒“物體”的濃密而大面積的黑煙，持續了三個多鐘頭。七點二十分，站立在紀念堂坦克、裝甲車陣前的士兵向圍觀的學生市民發射催淚瓦斯，並沖前毆打市民。……



六月四日，一個沒有陽光的早晨降臨共和國的首都。記者在這個時候，獲知了幾個數字：政治大學的一個學生從當軍醫的親戚口中得知，廣場上能數得出的學生屍體，有二千六百多具，除了被坦克、裝甲車碾得不成人形的；國際紅

十字會在凌晨二時的一個統計，被射殺死的市民、學生已經有兩千多人；大約在同一時間，一個大學生匆匆從六個綜合醫院拿到的死亡數字已超過了一千……

北京某綜合醫院一位工作人員親口告訴記者：那時候他隨一輛急救車奉召開進廣場。但是急救車開過了第一排軍人人牆之後，在第二排軍人人牆之前就被截停了，被命令立刻往回走，否則後果自負。急救車拐彎往回駛的時候，稍稍進入了二排防線，就在拐彎的時間，他赫然見到“軍人們將很多很多的屍體搬到一排排的架子上，更看見坦克車將排列成行的屍體碾碎……！”

● 殺人在白天仍繼續



伴隨這些駭人聽聞的數字和情況而來的，是戒嚴部隊不斷開入北京城，不斷有無辜群眾倒在軍人的槍下。從北京飯店下望東長安街，差不多每半小時至一小時之間，就會看見軍人舉起槍來，接著一陣“啪啪啪啪”的槍聲響過，路上行人統統趴下。幾秒鐘後，能爬得起來的，沒命的往前跑；沒能爬起的，……也有的人跑了幾步，回頭看見有人起不來，就掉過頭來救人，他們呼喊騎車過路的幫忙（軍人喝令：騎車的可以過，但不得停留，行人則必須止步），三、五個人救一個地搶救出好些人。

記者留心觀察之下，發現部隊用以射殺群眾的，有衝鋒槍、自動步槍，也有手槍。

稍後，記者趕去醫院去看，但見醫院的病房全都堆滿了死傷者，醫院裏一片凌亂，血跡斑斑。據說，戒嚴部隊曾到醫院緝拿學生，但被院方拒絕了。

陰沉沉的天，終於下起大雨來了。雷聲隆隆，電光閃閃。街道上的士兵，淋著大雨蹲在坦克旁邊打哆嗦，他們是殺人殺得累了，還是殺得怯了！

入夜，百多輛坦克由東向西駛往天安門，滿布廣場。

大屠殺後的北京，除了槍聲之外，交通斷絕，行人絕跡，新中國建國四十年後的北京開始了最黑暗的一個夜晚……。（刊於 89. 6. 12）

【全文完】